

明中叶后人物传记的撰写与传钞： 以张中为例

谢忠志

一 前言

如果说明代是个史学发达的时期，这与明中后期“野史”的蓬勃发展不无关联，才让明代史学充满丰富多元。我们言及的“野史”，是相对于正史而言，意味不属于官方史籍者，均可以被纳入野史的范畴中，所以范围广泛、类型众多。即使今人编纂“野史集成”，也很难准确将它们从史部、子部中析离，并加以分门别类。若以四部的分类法，野史属于史部杂史类，至于笔记小说则属于子部杂家、小说家类，有学者可以“稗史”概括，并主张小说家多以漫笔、杂记、笔谈与丛谈等为书名。^①但诚如前言，明代的野史内容庞杂、种类繁多与体例不一，书名不拘一格，实难加以统整。但这是明代史学最特别、最值得被提出来的地方。

史以记事纂言。明初以来，历史诠释权在官方，所以记载政治人物的言行为主，重视人物在历史发展的关键，强调训诫与伦常作用。但自正德时期以后，明代文士开始流行记录新闻与传钞史事，除想赓续明初以来的史学记载，也开始扩大记录内容，举凡光怪陆离之事、明初禁忌的人物与话题等，都成为抄录的素材。虽然有些人仅是搜罗与传钞，但更多人则着

^①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台北五南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307页。

手补阙人物生平，考证历史事实，造成杂史、笔记小说与人物传记等书籍流行。其中，对张中生平的书写，恰能反映这时期史学发展的意义与价值。

《明史》虽有《张中传》，但无论明朝或今时多知“铁冠道人”，其人反不如名号响亮。随着金庸（查良镛，1924—2018）武侠小说的风靡一时，世人才留意到他的身影。《倚天屠龙记》一书中，金庸是以如此方式介绍铁冠道人的出场：

只听说不得道：“铁冠道兄，咱们找找韦兄去，我怕他出了甚么乱子。”铁冠道人道：“青翼蝠王机警聪明，武功卓绝，会有甚么乱子。”说不得道：“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忽听得一个声音从底下山谷中传了上来，叫着：“说不得臭和尚，铁冠老杂毛，快来帮个忙，糟糕之极了，糟糕之极了。”说不得和铁冠道人齐声惊道：“是周颠，他甚么事情糟糕？”说不得又道：“他好像受了伤，怎地说话中气如此弱？”不等铁冠道人答话，背了张无忌便往下跃去。铁冠道人跟在后面，忽道：“啊！周颠负着甚么人？是韦一笑！”……只听说不得沉着嗓子道：“小子，我跟你讲，我是‘布袋和尚说不得’，后面那人是铁冠道人张中，下面说话的是周颠。我们三个，再加上冷面先生冷谦，彭莹玉彭和尚，是明教的五散人。你知道明教吗？”张无忌道：“知道。原来大师也是明教中人。”说不得道：“我和冷谦不大爱杀人，铁冠道人、周颠、彭和尚他们，却是素来杀人不眨眼的。他们倘若知道你藏在我这乾坤一气袋中，随随便便的给你一下子，你就变成一团肉泥。”^①

故事描述六大门派围攻明教光明顶一役时，说不得和尚为保全主人翁张无忌安危，将其置入乾坤一气袋内。透过他人言谈，藉以刻画人物形象，是文学常见的表达方式，因此金庸藉由说不得之口，带出铁冠道人，并将其

^① 金庸：《倚天屠龙记》第19回《祸起萧墙破金汤》，台北远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735—736页。

形容为“杀人不眨眼”的武功高强人士。

前述引文，提及铁冠道人张中归属“五散人”，明教里位阶甚高。五散人虽为金庸虚构，但五个人物中，除布袋和尚说不得为杜撰之外，张中、冷谦、彭莹玉与周颠等四人均为史实人物。不仅如此，金庸还巧妙的把韩山童（？—1351）、韩林儿（1340—1366）、朱元璋（1328—1398）与常遇春（1330—1369）等人，融入于小说里，使得轶事难辨真假。

元末时期群雄并起，张中因擅长太极数学，被举荐给朱元璋，由于成功预言陈友谅（1320—1363）败亡而受到重用。但明朝立国后，张中却隐居钟山，尔后不知所踪。宋濂（1310—1381）对此啧啧称奇，在太祖要求下撰写《张中传》，成为目前了解其生平最重要的张本。张中以道术名扬青史，而让史家、小说家有着力点加以渲染，不仅将其与刘基（1311—1375）、周颠与张三丰（1247—1458）等人同列，且加油添醋的载记其预言蓝玉（？—1393）叛变、朱棣（1360—1424）夺嫡等事件，张中因此被升格为神仙，甚至有《缺饼歌》《铁冠数》等文传世，成为后人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因而，本文透过考察张中在明代前、后期的生平记载之别，了解其事迹在明中后期不断累积的原因，以并以张中相关记载为例，思考明人撰写传记的原因与价值。

二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张中

如要了解张中生平与事迹，其张本均来自于宋濂一文。宋濂以七百余字撰写《张中传》，是明朝最早、最完整且最具可信度的史载，^①从本文的“附表：明朝至清乾隆时期（1368—1799）记载张中事迹典籍表”（以下简称“张中事迹典籍表”）来看亦如是。略晚修纂成书的《太祖实录》，张中事迹仅被记录在卷十三的“癸卯年八月壬戌条”，也就是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八月。^②《太祖实录》透过朱元璋、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

^① 宋濂：《銮坡前集》卷九《张中传》，《宋濂全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58—659页。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癸卯岁八月壬戌条，第3页。

藉由张中之口，证实击溃“汉军”，陈友谅败亡的收场。《实录》在此条文末，特别以逾四百字简述张中生平，若含前述“恭贺陈友谅败亡”的始末，则约有六百余字，但内容仍不出于宋濂《张中传》。

如以讨论宋濂《张中传》书写内容，可分三小段说明：前两段讲述张中从年少遭遇、初试啼声到崭露头角的经过，最后一段则是宋濂以主观角度，说明张中术数的奥妙与撰写传记的用意：文中道出张中字景华，为江西临川人，生年不详，对其家庭背景一无所悉。文中说明年少习儒，因未能考取进士，纵情于江右诸郡山水，遇一异人，传授太极数学而改变一生。元末避乱，归隐幕府山，却常至城市与人讨论避兵良方。从“从者吉，违者凶”来看，张中能教人趋吉避凶，显见道行已有一定能力。

中见太祖鹄望明曰予下豫章兵不血刃其邪之人其少息乎对曰未也且夕此地当添血魔舍燬且盡欲挂觀僅存一殿耳未幾指揮康泰反如其言



鐵冠造及張中

宋濂在张中“生平功绩”上着墨最多，这与时局有关。元末时期群雄竞逐，陈友谅、张士诚（1321—1367）、方国珍（1319—1374）等人势力强大，朱元璋求才若渴，在得到刘基、宋濂等人襄助后，实力已不容小觑。在刘基建议下，拟定“先汉后周”的战略方针，决定先攻陈友谅势力，^①此一决定，也成为张中崛起的关键。至正二十二年（1362）正月，朱元璋势力进入江西，在邓愈（1337—1377）等人协助下取得洪都（南昌），并占领江

州、南康、建昌、抚州等地区，与陈友谅势力持续抗衡。朱元璋十分信任邓愈，任命为江西行省参政，并以降将祝宗、康泰为其部从。^②朱元璋正值用人之际，张中为江右人士，邓愈因而举荐。

“预知未然”是道家术士的重要能力，意谓准确预言、减少变数与防患未然，将伤害与影响降至最低。虽有地缘关系与邓愈背书，但朱元璋面

① 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778页。

② 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二六《邓愈传》，第3749页。

对“初出茅庐”的张中仍颇有疑虑。由于兵不血刃就取得南昌，张中第一个考验，即是朱元璋询问地方百姓是否能因此休养生息？张中对言：“旦夕此地当流血，庐舍焚毁殆尽，铁柱观亦化为灰烬。”^①后发生康泰叛变，自此张中宠遇有加。张中同时示警，需提防朝中大臣叛变。七月，果然爆发平章邵荣（？—1362）、参政赵继祖反叛，二人相继伏诛，如张中所料。^②来年五月，朱元璋前往覆舟山（九华山）祭拜山川神祇，也垂询张中此行吉凶状况，显见张中能力逐渐受到朱元璋器重。

《张中传》与《太祖实录》描写最精彩的地方，均在张中如何协助朱元璋大军脱险，并在鄱阳湖打赢陈友谅一役。《太祖实录》甚至搜录一段未载于《张中传》的事迹：

及友谅复围南昌，上忽得异梦，命占之，曰：“当于咽喉中用力。”遇夜烧灯，花蓓蕾可爱，铁冠适在旁，遽剪之，左右喟曰：“嘉兆可惜。”铁冠曰：“宜亟援江西。”后三日，报果至。^③

《张中传》仅以“伪汉陈友谅围我豫章，三月不解”十三字带过，《太祖实录》的记载，则较能彰显张中术数非凡。

根据宋濂记载，至正二十三年（1363）四月，陈友谅率大军围攻洪都城，却遭到洪都守军坚守近三个月，直至朱元璋驰兵襄助，并以张中随行。张中此行甚为重要，如船只无风不能前行，便以《洞玄法》祭坛求风；常遇春孤舟深入反被敌军包围时，张中透过占卜要军士宽心，质言“亥时当出”以安定军心。朱元璋出兵之际，曾问张中状况，张中回答：“五十日当大胜，亥子之日获其首领。”从出发援助南昌，到陈友谅中流矢身亡而投降，共计五十日，人称张中“占验奇中”，即是与此五十日的计算日数差别有关。张中的卜筮结果，常出人意料地与预测吻合，但旁人却难解其精妙。《明史》则以“夫事有非常理所能拘者，浅见尠闻不足道也”

^① 宋濂：《濠坡前集》卷九《张中传》，第658页。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壬寅岁七月丙辰条，页3b。关于邵荣反叛的考察，可参阅李新峰：《邵荣事迹钩沉》，《北大史学》第八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6—89页。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癸卯岁八月壬戌条，第3页。

解释，而将张中与袁珙（1335—1410）同列。^①

宋濂在文末以“论赞”说明他与张中实为旧识，称其“阳狂玩世”者，并于至正二十四年（1364）亲眼见识张中术数的奇幻之处。宋濂提及撰写传记之因，系承朱元璋之命，史事则取材于朱元璋“亲疏十事”及宋濂本身见闻。宋濂《张中传》因记载丰富、详细，为日后明人写史取材的重要蓝本。虽为当代人记当代事，且资料来自朱元璋及宋濂等人见闻，为单一史源，但宋濂为文学巨擘，曾奉命主修《元史》，其撰述可信度高。

而《张中传》虽名为“传”，但实际上只有记载张中在壬寅、癸卯与甲辰三年（至正二十二至二十四年，1362—1364）的事迹，当时的朱元璋甚至还未建立明朝，张中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后的活动一无所悉。虽不知宋濂撰写张中传记的年份，但从宋濂于洪武十年（1377）致仕推论，无论张中仕隐，应有事迹可供撰写，何以宋濂只字不提？文中亦不交代张中从何而来、究竟往来哪去？成为此文记述上的空白。成为日后明代文人兴致勃勃，乐于探讨且亟欲补阙的人物。

三 温故知新的“铁冠道人”

明代早期的内外朝野，对早先群雄割据、继承大统与建国取号等议题，多噤声不提。直到正德、嘉靖以后，中央控制力薄弱，法网渐疏，加上当时文士乐于记录、考究史事，使得私人记事著史的盛况空前。士庶喜谈人物轶事，也热中拼凑历史的原貌。张中因富有神通能力，增添人们的新闻话题与想象空间，成为大家乐此不疲的讨论人物之一。

自宋濂撰写《张中传》百年后，几乎无人提及张中，惟有杨溥（1372—1446）在《禅玄显教编》里书写其事迹。《禅玄显教编》一书，是杨溥搜集自明初以来，包含周颠、冷谦与张三丰等二十余位佛老宗教人士的稗乘。值得一提的是，杨溥撰写周颠掌故时，内文几乎誊抄自《太祖实录》与《御制周颠仙人传》；撰写张中事迹时，则未参看旧文，甚至为张中生平提出新事证：

^①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九九《方伎传》，第7633页。

铁冠道人，有道之士也，尝相上宜居九五之尊。上即位，召至问以国祚事，但云：“过唐不及汉。”复大书一“顺”字授帝。后辞入山，不知所在。今传《铁冠道人歌》一篇。^①

从本则新事例来看，发生背景在太祖即位前后。但最大的问题在占卜谶语“过唐不及汉”失准，实际上唐朝国祚比明朝长，若扣除武曌（624—705）称帝十五年（690—705），才可能符合谶语，称此为“占验奇中”，难以令人信服。而“过唐不及汉”之图谶，在宋初即已流行；^② 而本则掌故，与宋以后传闻“真宗问陈抟（871—989）国祚”的故事相似，^③ 使得张中在《禅玄显教编》记载内容真实性大打折扣。

从“附表：张中事迹典籍表”来看，从杨溥之后，仅有程敏政（1445—1499）、王鏊（1450—1524）二人提及铁冠道人之名，但均未加以描述。都穆（1458—1525）《都公谭纂》实为明正德之后，书写张中生平的第一本论著，该书对张中描述，与前代大相径庭：

铁冠道人张景华者，精天文地理之术。太祖与陈友谅战鄱阳湖，以道人从。友谅中流矢死，两军莫之知，道人望气，语上曰：“友谅死矣。”使上作文遥望祭之，陈军夺气，战遂败。上定鼎金陵，其相地多出道人。道人尝结庐钟山下，梁国公蓝玉一日乘间访之，道人野服出迎，玉戏之曰：“脚穿芒履迎人，足下无履。”时玉以椰子瓢饮。道人答云：“手执椰杯劝酒，尊前不钟。”盖密寓讥讽之意。玉武臣勿悟，相与一笑而散。不久玉果被祸，而道人之言始验。道人一日无故投大中桥水而死，后潼关守臣奏有铁冠道人者，以某日过关计之，即投水之日也。盖异人云。^④

① 杨溥：《禅玄显教编》，《丛书集成新编》第100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据稗乘本排印，第11页。

② 脱脱：《宋史》卷六六《五行志四·民讹》，台北鼎文书局1980年版，第1450页。

③ 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五《陈搏》，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8页：“真宗问陈抟国祚灵长之数，对曰：‘过唐不及汉，纸钱使不得。’已先知止钱塘之谶。”

④ 都穆撰，陆采编：《都公谭纂》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12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47—468页。

《都公谭纂》比宋濂《张中传》多三则张中事例：协助南京相地、预测蓝玉案以及水行遁去。《都公谭纂》多记元明以来、嘉靖以前的稗官野史，颇多荒渺不经与不近常理之事，而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为“不足征信”。^① 本则掌故虽难辨真伪，但内容浅白易读，字里行间颇能彰显张中、蓝玉性格。都穆亦未对人物妄加评断，倾向让历史自明。

嘉靖时期的部分文士，对笔记小说并未嗤之以鼻，如郑晓（1499—1566）尝言：“近记时事小说书数十种，大抵可信者多。”^② 当时江南一带，撰写稗史风气鼎盛，陆燾（1494—1551）与都穆熟识，为苏州长洲同乡；其弟陆采（1497—1537）具都穆女婿、门人二身份，并参与《都公谭纂》编次，陆燾不免受到这些风气影响，在作品风格、内容选材与都穆颇为相近，因而陆燾的《庚己编》，以记载奇幻之事传世有名，而被王世贞（1526—1590）评为“好怪而多诞”的书籍。^③

《庚己编》顾名思义，撰写于庚午至己卯十年间（正德五年至十四年，1510—1519），为陆燾年轻时未中进士前的力作，^④ 撰写时间稍晚于都穆。若以《铁冠道人》一文与都穆对照，除承袭都穆记载外，亦有大量的补阙拾遗：

铁冠道人张景和者，江右之方士也。道术甚高，人不能测。太祖皇帝初驻滁阳，道人诣军门谒，言于上曰：“天下淆乱，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观之，其在明公乎！”上问其说，对曰：“明公龙瞳凤目，状貌非常，贵不可言。若神采焕发，如风扫阴霾，即受命之日也。”上奇之，留于幕下，屡从征伐。……尝游鸡鸣山寺，时上以刹宇高瞰大内，欲毁而更置之，犹未言也，道人忽谓寺僧曰：“圣上有意毁汝寺，来日当临幸，汝等于中道遮诉之，庶可免也。”僧素神其

① 永瑛等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四《小说家类存目二·异闻》，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2998页。

② 郑晓：《今言》卷四第三百则，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79页。

③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〇《史乘考误一》，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1页。

④ 李解民等人曾对《庚己编》书名、成书时间详加考察，可参考李解民：《从〈庚己编〉书名之讹说起》，《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3期，第101—102页。

术，明旦相率燃香出山数里以候，驾至，僧拜恳不已。上讶曰：“我无此心，若辈何以妄诉？”僧曰：“此铁冠道人教臣等耳。”上异之，遂止不毁。初，徐武宁王为列将时，道人谓之曰：“公两颧赤色，目光如火，官至极品，所惜者仅得中寿耳。”后果以五十四而薨。……道人居都下数年，一旦，无故自投于大中桥水死。上命求其尸，不获，已而潼关守吏上奏云：“某月日铁冠道人策杖出关。”计之，正其投水之日也。由是讫不复见云。^①

陆燾以五百多字撰写铁冠道人传记，逾都穆一文多三百余字，主要强调三方面：一是彰显张中道数高强，道破朱元璋欲毁鸡鸣山寺心迹，寺观得以保全。二是增补张中的相面能力，强化朱元璋的天命神授。三则补阙张中生平始末，使传记臻于完善。大体而言，正德以后史籍里对张中的记载，仍不出都穆、陆燾二文范围，并为抄录的原本。

统整明中叶迄至清初的文史学家对张中的撰述，主要针对张中究竟从何而来、往哪里去以及预言事件等三部分较感兴趣。归纳所有讨论文本内容，可整汇出三个讨论结果，与明初典籍的记载截然不同：

（一）相遇时间推算到至正十三、十四年

此类典籍强调张中与朱元璋的相遇，以及张中透过相术，告知朱元璋的不凡之处。明代中后期的史家，认为张中早在至正十三年（1353），朱元璋“初驻滁阳”时，就透过武将引荐而相识。当时朱元璋仍为郭子兴（1302—1355）部将，于该年取得滁州，是朱元璋的第一个据点，因威名日著，才有张中求见。陈建（1497—1567）《皇明启运录》虽未有二人相识地点、如何相识原因，却记录二人相识时间为至正十四年（1354）十月。也就是时间提早八至九年，把地点从江西改为安徽，并省去举荐人邓愈之名，更具体言明张中预言“受命应在千日内”。^② 此类记载内容，应源

^① 《铁冠道人》引文中，删节内容与《都公谭纂》相仿，可参看陆燾：《庚己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5—76页。

^② 陈建著，钱茂伟点校：《皇明启运录》卷一，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页。

自陆粲一文而加以改编。

（二）预言蓝玉案、靖难之役

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以蓝玉谋反的罪名，趁机诛杀开国功臣，为明初四大案之一。即使今日都无法厘清蓝玉罪状，但当时仍热中讨论这类禁忌话题。因此都穆藉以张中之口，隐喻蓝玉性格骄矜是大祸临头的关键。蓝玉案的确是当时的禁忌、热门话题，因而许多典籍加以记载、讨论，如成书略早于《庚己编》的《客座新闻》，沈周（1427—1509）搜录一则《术士胡日星祸验》，是胡日星预测自己与蓝玉同日被杀的事件。此条虽经王世贞（1526—1590）考证，与蓝玉被诛的时间不符，但因此议题人物有讨论热度，同时具有警世作用，避免臣民僭越逾分，稳固朱明王朝统治。

至于当时明人最津津乐道的另一议题，则是“靖难之役”，也藉由张中事迹带动讨论风气。如徐学聚在《国朝典汇》记载，张中曾对洪武后期的时局加以预言，口中说到：“戊寅闰五龙归海，壬午青蛇火里逃。”^① 戊寅年是洪武三十一年（1398），为朱元璋驾崩之年，壬午年则为建文四年（1402），也是惠帝在位最后一年。词句呼应惠帝亡于宫中火起之说，文中却以“逃”字，表明事有蹊跷，生死似乎是未定之天，颇引人遐思。

亦有史家巧妙地将这段史实填补于张中的生平事迹之中。如相传朱棣（1360—1424）发动靖难，惠帝起兵讨燕，曾有道士于路途喃喃自唱：“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② 因而清康熙年间编纂的《江西通志》，就补入“建文时在金陵复见张中”的传闻，^③ 指称此名道士就是张中，更增添人们的想象，对张中的道术更加崇敬。

^①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三六《礼部·异术》，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7页。

^② 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卷一四《奉天靖难记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6页。

^③ 康熙《江西通志》于“按”表示，此歌谣未载于《明书》，故从《豫章书》所载。但今时已不复见郭子章（1543—1618）的《豫章书》，但在《国朝典故》中有相同记载。可参阅谢旻：康熙《江西通志》卷一〇四《抚州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50页。

（三）投水地点为大中桥

朱元璋对待功臣严酷，张中如何全身而退，颇令明人好奇。都穆、陆粲等人记录张中事迹，也试图对张中生平作一结尾。因此，描述张中无故自南京大中桥投水而死，未寻获遗体。不久后潼关守官却奏称，曾目睹某日铁冠道人策杖出关，时间恰为投水之日，陆粲绘声绘影，仿佛描述得煞有其事。都穆等人选择“大中桥”作为张中告别尘世的场域，颇富代表意义：大中桥是南京重要津桥，商贾、旅人往来频繁，恰可为历史事迹的见证人、传播者；另外，它是仙术的展示场所，如南都人熟知的“尹蓬头”，亦曾在此被人看出不凡之处。^①张中以“水行遁术”告别朱元璋，符合自身“仙道”风格，也让一生更添神秘色彩。

张中传记的流行，与当时流行私家著史、撰写人物传记有很大的关连。这些稗乘谈论的掌故，却被搜罗在《靳史》《国朝典汇》等史书中，因其所记载的内容是当时朝野、士庶乐于谈论的焦点话题。官史的缺漏，给予野史掌握诠释权的可趁之机。靖难后得位的朱棣，并不修纂建文实录，造成明代文学、史学记录的长期空窗，部分内容甚至与史实不符，因此“补阙”成为此时期史学发展的重要目的之一。^②

清初出版的《铁冠图全书》，该书虽以“铁冠”为名，却以谐音隐喻人物，把铁冠道人改名为“张冲”，字也被更为“子华”。该书以铁冠道人为朱元璋作图占卜国祚为楔子，主要叙述闯王李自成（1606—1645）的崛起与殒落，终则明亡清兴，使得铁冠道人的占验成真。^③《铁冠图全书》不以张中为主角，但却藉由张中的预言、占验，形塑张中预知生死、洞悉古今的仙人形象，实与明中叶如王鏊等人将其与周颠、张三丰归于仙道一门，塑造的形象有关；^④其料事如神的预言能力，经由小说家渲染后，具

^① 可参见陆容：《客座赘语》卷八《尹山人》，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59—261页。

^② 关于明中后期建文史籍的编撰，可参见杨艳秋：《明代史学探研》，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232页。

^③ 松滋山人：《铁冠图全传》，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583页。

^④ 可参考王鏊：《震泽长语》卷下《仙释》，《笔记小说大观》第4编第5册，台北新兴书局1978年版，第27页：“若神仙者，谓之有，则平生未之见；谓之无，则古今所传奇踪异迹不可胜纪。国初周颠仙、张铁冠、张三丰，灼灼在人耳目。”

仙风道骨，更显得高深莫测，事迹透过各类小说在民间传开。在郑晓别出心裁，增补太祖“手饼食未半，即赐道人”的事迹，预知洪武、建文事应验后，出现《缺饼歌》讖语，使得张中形象可与刘基同列，成为明代另一位“神机妙算”的代表人物。

四 张中传记的考订

综观明代典籍，对张中的记述有不少谬误，有两部分值得深究：首先，在名号上，“张中”之名除少数误写为张忠或傅中外，^①大致无误。明人多对“字”有较大分歧，分成两类：一类主张字“景华”，以宋濂《张中传》为代表，《都公谭纂》《七修类稿》《孤树哀谈》《抚州府志》与《明史》等书均是相同记载；另一派则写为“景和”，以《太祖实录》为代表，《庚己编》《今言》《国朝典汇》《靳史》和《皇明通纪法传全录》、等书均依此载录，且数量较记“景华”者多。追查二类抄录原本，无论是宋濂《张中传》或《实录》，均具一定可信度，实难辨正；《都公谭纂》《庚己编》二书罕见的各执一词。或如《明人传记资料索引》所列“张中字景华，一字景和”以备异。^②

在称号上，明代前后期称呼不一。张中因常戴铁冠，明初人称“铁冠子”，故《明实录》等书多以“张铁冠”称，^③并未加以“道人”称。世宗以后，随着道家思想的弥漫，张中道术被渲染，正德、嘉靖以后的典籍，如都穆在《都公谭纂》里，就以“铁冠道人”称呼张中，^④尔后甚至

^① 《秘阁元龟政要》误植“张忠”，但文后写正“张中”，至于《万姓统谱》写错成“傅中”。详见佚名：《秘阁元龟政要》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3册，台南庄严文化1997年版，据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影印，第367页；以及凌迪知：《万姓统谱》卷九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6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版，第382页。

^② 王德毅增订：《明人传记数据索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中央”图书馆，1978年，第157页。

^③ 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一三，癸卯岁八月壬戌条，第1页。

^④ 都穆撰，陆采编：《都公谭纂》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12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据辽宁省图书馆藏明刻本影印，第647—468页。

凌驾原本姓名，世人多知铁冠道人，而不知其名讳，^①也成为史上最为熟知的“铁冠道人”。^②

其次是鄱阳湖之战的时间恐有谬误，可根据钱谦益（1582—1664）的考察加以论证：

又《实录》纪辛卯之战，廖永忠等六舟深入。而《铁冠子传》则云：“己丑，战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深入，虏舟数四围之，金以为不可救。”上曰：“勿忧也，亥时当自出。”如期果出，连战辄大胜。伪五王陈友仁及将士溺死者无算。辛卯、己丑，相去又三日。三文皆出宋学士手笔，不知何以与国史错互如此，更相考之。^③

查《太祖实录》记载：“辛卯，复联舟大战，俞通海、廖永忠、张兴祖、赵庸等以六舟深入，敌连大舰拒战，我师望六舟无所见，谓已陷没。”^④确为辛卯日，但宋濂却记“己丑日”，钱谦益不解竟有如此错误。

《太祖实录》为解缙（1369—1415）等人于永乐元年（1403）奉旨重修，晚出于宋濂一文，平心而论，宋濂之误尚可体谅，肇因于宋濂撰写《张中传》的目的，奉旨抄录、传播张中的奇人异闻，凸显朱元璋的天命所归。《太祖实录》为明代最重要的官修编年体史书，除记述朱元璋的众望所归，更强调史事人、时、地的确切性，如宋濂文中声称，张中“五十日当大胜，亥、子之日获其首领”之说，《实录》则改为“（壬）戌、（癸）亥之日”，足见史官考史用心，并非只是传抄、誊录。^⑤

① 李默：《孤树哀谈》卷一《太祖上之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0册，台南庄严文化1995年版，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刻本影印，第187页：“今人类称之，而少知其姓名者。”

② 除宋代苏轼自号铁冠道人外，明代另有杨维禎（1296—1370）、詹仲和（1488—1505）均以此为名号。可参阅徐（火勃）：《笔精》卷七《铁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页。

③ 钱谦益撰，张德信、韩志远点校：《国初群雄事略》卷四《汉陈友谅》，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1页。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癸卯岁七月辛卯条，第7页。

⑤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癸卯岁八月壬戌条，第3页；以及陈学霖：《明太祖“龙飞”官史“塑像”之分析——〈太祖实录〉史料探源举隅》，《明代人物与史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除传抄张中事迹外，我们亦可透过典籍查察张中的人际往来，是本文值得深入探研的焦点。张中个性玩世不恭，为人狷介寡合，正史虽未明言其交友状况，仍可根据典籍推敲，除宋濂自承二人为旧识外，颇多稗史均提及贝国器曾与张中交往、共游。贝国器生平《实录》《明史》均未载，笔记小说亦未记录，反而见于《名山藏》《石匱书》与《罪惟录》等晚明私家修史中，查继佐（1601—1676）《罪惟录》则将贝国器的介述，附于《张中传》后，足见两人事迹相类。

对于贝国器事迹，这些典籍记载内容相仿。根据记载，贝国器为温州郭溪人，寓居海宁，以异术闻名，甚至可以缩骨藏于笥中。以《名山藏》的记载，或窥见二人交友情况：

吴元年，与铁冠道人游白下，同宿，值高皇帝微行，假榻焉。因无枕，以斗为枕而寝。国器夜出视天，曰：“帝星临斗。”上遽昂首听之。铁冠曰：“尚离尺余也。”上大惊。明日召二人至，问国器以国号，对曰：“当是大明。”问铁冠以年号，对曰：“当是洪武。”皆上心所默定者，益异焉。然恐其惑众，将杀之，俄而隐形，去不复见。^①

贝国器与张中同游共眠，可见交情匪浅。但本则掌故在字里行间，并无朱、张二人早已熟识的证据。张中协助朱元璋战胜陈友谅后不久，就隐遁不问世事，若与朱元璋偶遇南京，岂有不行礼之理？再者，自至正二十二年至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1367）已五年余，君臣二人言谈间不见热络，仅因窥探天机就亟欲除之而后快，不太符合常理。最后，根据黄景昉（1596—1662）的考察，此轶事可能来自“汉武帝微行故事”而稍加修饰，^②使得本则记载仍须存疑。

若先从宗教人物思考，随着佛教中国化影响，释道观念相互吸收、调

^① 何乔远著，张德信、商传、王熹点校：《名山藏》卷一〇三《方外记上·贝国器》，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99页。

^② 黄景昉：《国史唯疑》卷一《洪武建文》，《续修四库全书》第4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但笔者查阅《汉武事略》《汉武故事》与《汉武洞冥记》等书，并未见得黄景昉指称的“原型故事”，笔者查阅不周详或此记录未能流传至今，实不得而知。

和，因此周颠、月庭二和尚，也可能曾与张中往来。周颠为僧侣，与张中同为江西人，在鄱阳湖之役中，二人随侍朱元璋，与众人群策群力、通力合作，终能克敌致胜。^① 虽未有二人相与交游的官方记录，但身为策士、术士，又同为击败陈友谅的功臣，从《太祖实录》将二人事迹，记载“至正二十三年八月”同卷中，应可合理推测二人相识。

至于月庭和尚，郑晓《今言》曾记载其任用与陨落：

越国公守兰溪，获月庭和尚，检囊中有天文地理书，越国公留之帐下。上征婺州，越公与月庭见上，并上其书。上喜问月庭师何人。曰：“师龙游朱德明。”德明精于天文。及得婺州，立观星台，上与月庭夜登台观天象。令长发为娶妻。月庭与铁冠道人议论时不合，又出语犯上，安置和州。参军郭景祥奏和尚怨谤，遣人至和州杖之死。^②

月庭和尚精通天文，被胡大海（？—1362）推荐给朱元璋，刘基、宋濂等人亦为其所荐，因此月庭和尚曾得朱元璋器重。但月庭性喜直言，不善人处，最后沦为杖死命运。此轶事多数史籍未载，月庭与张中仅能称为同僚，难以看出二人情谊。

亦可从文人集团思考张中的人际网络。唐文凤曾撰写《鲍颀行状》，文中记载洪武元年时朱元璋与群臣登钟山的事迹：

一日，上登钟山，命词臣扈从。上御拥翠亭，给笔札即景赋诗。公与翰林朱升、张以宁、秦裕伯、起居单友中、李某、铁冠道人俱应制，上亲倡和。^③

太祖兴之所致，提笔赋诗，要求随行官员鲍颀（？—1371）、秦裕伯

① 郎瑛：《七修类稿》卷九《国事类·周张二仙》，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7页。

② 郑晓：《今言》第一百九十六则，第112页。

③ 唐文凤：《梧冈集》卷八《明故耀州同知尚聚鲍公行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但文中表明，此行状刻入程敏政辑撰的《新安文献志》，名为《同知耀州事鲍公颀行状》，应为现存《鲍公行状》的原典。

(1295—1373)、朱升(1299—1370)、张以宁(1301—1370)、单友中等人应制。^① 这些文臣中，鲍颀曾编修《元史》，为翰林院编修，太祖亦曾垂问鲍颀南京宫殿规划意见，与张中同。至于秦、朱、张三人学养醇厚，秦裕伯更以诗文成名。张中能与这批文学之士一起应制赋诗，表明不仅通晓术数，文才颇受肯定。或可推测张中与上述文臣相熟，本行状亦是张中在明建国初年的活动证明。

程敏政辑撰的《新安文献志》，可能是最早记录此事迹的史籍，何孟春(1474—1536)亦摘抄此轶事。^② 若考察鲍、唐二人检视史料真实性，明代典籍对鲍颀着墨不多，无法得知其生平，此行状记载最为详尽；虽未有唐文凤传记，透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得知，唐文凤为江西兴国知县。^③ 辅以《明史》参照，发现值得玩味之处：如《秦裕伯传》记载：“洪武元年……与张以宁等扈从，登钟山拥翠亭。”并强调“甚见宠待”。^④ 察看《张以宁传》《秦裕伯传》二文，亦有登山之实，却无张中之名，而《张中传》亦未记载此事，张中似乎并未列名于出游词臣。若考虑史籍付梓时间，《新安文献志》《余冬序录》早出于《明史》。但清朝张廷玉(1672—1755)等人纂修正史时，并未全文援引，而将张中事迹抹去。因而本文采纳程敏政等人所记，认为张中曾与鲍颀、秦裕伯和朱升等人交游，并参与这场君臣间的文娱活动。

五 结语

金庸小说中，铁冠道人受瞩目的程度，逊于同列“五散人”的说不得、冷谦等人，但在元末明初时期却是确切存在的人物。张中因进士不第，纵情于山水，奇遇异人传授术数，自此改变一生，拜入朱元璋帐下，

① 郑晓：《今言》第三百一十九则，第179页。

② 何孟春：《余冬序录》内篇卷二五，台北傅斯年图书馆藏据明刊本影印，第2页。

③ 永瑛等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〇《集部二十三·梧冈集八卷》，第3621页：“文凤字子仪，号梦鹤，歙县人。与祖元、父桂芳俱以文学擅名。永乐中荐授兴国县知县，改赵府纪善，卒年八十有六。”

④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五《秦裕伯传》，第7317页。

成为协助击败陈友谅的重要谋士，是人生的颠峰时期，但不久后便辞官隐世，不知所踪。宋濂身为张中友人，提笔撰写《张中传》，将其事迹流传后世。

尽管有宋濂《张中传》《太祖实录》与《明史·张中传》等官方史书记载张中事迹，但内容不尽相同，如在名字上有景华、景和之别，别号亦有铁冠子、铁冠道人之异，说法莫衷一是。而在鄱阳湖之役中，宋濂《张中传》所记述的时间与史实不符，《太祖实录》、钱谦益均以加以考究其讹误。然而，宋濂著述的目的着重记事，记录“占验奇中”的异人张中，叙述曾经协助朱元璋的谋臣张中，考证史实并非要务。

迨至正德以后，政治控制力薄弱，文士有心于著述，关怀奇人轶闻，并藉以《都公谭纂》《庚己编》与《今言》等书推波助澜，张中事迹再度跃上台面。因而文人、史家试图重新建构张中人生：在生平上，将朱元璋、张中相遇时间，从至正二十四年提早到至正十三、十四年间，并将“大中桥投水”作为人生谢幕，充满传奇色彩。此外，为强化预知能力，将蓝玉案、靖难之役适时的点缀到人生事迹之中，强化人物形象。清初的《铁冠图全书》更是将张中形象推至高峰，张中骤变为洞烛机先的高人。大体来说，明朝的历代典籍，试图塑造一个“通天文、晓历数”的铁冠道人，其形象则是朝着方士、谋臣、仙人的身分逐渐转变。

若以“附表：张中事迹典籍表”思考张中的相关记载，我们可略知明代中后期文人、史家较着重“记录”职能，他们竭力拼凑明初以来残缺不全的张中传记，有些人竭尽搜罗轶事，向往传播新闻，亦有些人重视赅续历史，均是士民对求取新知渴望的体现。在张中记载上，尽管补阙部分生平，但显然缺少考辩，更遑论详加论赞，使得真实的张中事迹更加扑朔迷离。尽管如此，在这些记录中，却也保留部分历史真相，如太祖早期十分仰赖术士的卜筮星命之术，亦可窥见明中期的社会风貌，实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本文藉由《新安文献志》等书对比后发现，看到一则曾经被淹没的历史事实：一个与明太祖及其词臣同登钟山应制赋诗的张中，一个原本习儒应举，因落第而投身术数的张中，却在一场君臣同欢的文娱活动中，展现不同于方士身分的儒生风采。这都应该归功于明中后期各类史家对张中书

写和传抄。铁冠道人张中在明代前后期书内容变动颇大，可能肇因好事者的狗尾续貂，也可能是史料、事证的新发现，使得张中在开国后、隐遁前的史载空白得以完整，接续未完的传奇篇章。

（作者单位：台湾文藻外国语大学）

附表 明朝至清乾隆时期（1368—1799）记载张中事迹典籍表

| 作者 | 书名 | 备注 |
|------------------------|----------------------------------|------------------------------------|
| 明·宋濂 (1310—1381) | 《銮坡前集》卷九《张中传》 | 明朝最早的张中传 |
| 明·解缙(1369—1415) 等重修 | 《明太祖实录》 | |
| 明·杨溥 (1372—1446) | 《禅玄显教编》 | |
| 明·程敏政 (1445—1499) | 《新安文献志》，卷九五下 《行实》 | 另一著作《唐氏三先生集》，卷二八《明故耀州同知尚褫鲍公行状》记载相同 |
| 明·王鏊 (1450—1524) | 《震泽长语》 | |
| 明·都穆 (1459—1525) | 《都公谭纂》，卷上 | 明中叶最早撰写张中传记 |
| 明·陈槐 (1470—?) | 《闻见漫录》 | 内容似周颠传 |
| 明·何孟春 (1474—1536) | 《余冬序录》，卷二五《厉辜》 | 与《新安文献志》记载同 |
| 明·郎瑛 (1487—1566) | 《七修类稿》，卷九《国事类·周张二仙》、卷二四《辩证类·郭四箭》 | |
| 明·陆粲 (1494—1552) | 《庚巳编》，卷七《铁冠道人》 | |

续表

| 作者 | 书名 | 备注 |
|----------------------|-------------------------|---|
| 明·李默 (1494—1556) | 《孤树哀谈》，《太祖上之上》 | 出自《余冬序录》 |
| 明·施显卿 (1494—?) | 《奇闻类纪摘抄》 | |
| 明·陈建 (1497—1567) | 《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一 | |
| | 《皇明启运录》，《太祖高皇帝》 | |
| 明·郑晓 (1499—1566) | 《今言》第一百九十六、三百一十九则 | 部分内容摘抄程敏政与《澹泉笔述》，卷一一《铁冠道人》记载相同 记载《缺饼歌》典故 |
| 明·黄光升 (1506—1586) | 《昭代典则》，卷六 | 节录宋濂原文 |
| 明·高岱 (1508—1567) | 《鸿猷录》，卷一《集师滁和》 | |
| 明·陈绛 (1513—1587) | 《辨物小志》 | |
| 明·王世贞 (1526—1590) | 《明朝通纪会纂》，卷一《明纪·太祖焉皇帝》 | |
| | 《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八五《文部》 | |
| | 《弇州史料前集》，卷二五《浙三大功臣·刘基传》 | |
| 明·李贽 (1527—1602) | 《续藏书》，卷二《开国名臣·青田刘文成先生》 | |
| 明·劳堪 (1529—1616) | 《国朝宪章类编》，卷一《开国》 | 《明史》与其记载同 |
| 明·严从简 (1529—?) | 《殊域周咨录》，卷一六《北狄》 | |

续表

| 作者 | 书名 | 备注 |
|------------------------|--------------------------------|-------------------|
| 明·凌迪知 (1532—1601) | 《万姓统谱》，卷四〇、卷九五 | |
| 明·王文禄 (1532—1605) | 《竹下寤言》，卷二《虚受篇》 | |
| 明·唐鹤征 (1538—1619) | 《皇明辅世编》，卷一《刘诚意基》 | |
| 明·焦竑 (1540—1620) | 《国朝献征录》，卷七九《张中传》 | 搜录宋濂原文 |
| | 《玉堂丛语》，卷八《志异》 | |
| 明·尹守衡 (1549—1633) | 《皇明史窃》，卷一 | |
| 明·江盈科 (1553—1605) | 《皇明十六种小传》，卷三《铁冠道人》 | |
| 明·徐学聚 (1556—?) | 《国朝典汇》，卷一三四《礼部·释教》、卷一三六《礼部·异术》 | 部分内容与《今言》《国朝典故》相仿 |
| 明·朱国祯 (1557—1632) | 《涌幢小品》，卷二九《全真教》 | |
| 明·何乔远 (1558—1632) | 《名山藏》，卷一〇三《方外记·张中》 | |
| 明·陈继儒 (1558—1639) | 《太平清话》 | |
| | 《笔记》，卷一 | |
| 明·徐（火勃） (1563—1639) | 《笔精》，卷七《铁冠道人》 | |
| 明·顾起元 (1565—1628) | 《客座赘语》，卷二《铁冠道人》、卷八《吴八绝》 | |
| 明·葛寅亮 (1570—1646) | 《金陵梵刹志》，卷三九《碧峰寺起止记略》 | |

续表

| 作者 | 书名 | 备注 |
|----------------------|-------------------------------|------------|
| 明·冯梦龙 (1574—1646) | 《古今谭概》，卷二四《酬嘲部·铁冠道人》 | 内容节录自《庚己编》 |
| | 《三遂平妖传》，第三二回《夙姻缘永儿招夫，散钱米王则买军》 | |
| 明·王思任 (1575—1646) | 《谑庵文饭小品》，卷四《游庐山记》 | |
| 明·黄景昉 (1596—1662) | 《国史唯疑》，卷一 | |
| 明·陈宏绪 (1597—1665) | 《寒夜录》，卷上 | |
| 明·沈国元 | 《皇明从信录》，卷一、卷四 | |
| 明·李绍文 | 《皇明世说新语》，卷六《术解》 | |
| 明·佚名 | 《英烈传》，卷一 | |
| 明·佚名 | 《秘阁元龟政要》，卷五 | |
| 明·东鲁古狂生 | 《醉醒石》，第一二回《狂和尚妄思大宝，愚术士空设逆谋》 | |
| 明·涂山 | 《明政统宗》，卷一、卷二 | |
| 明·查应光 | 《靳史》，卷二六《国朝》 | |
| 明·徐昌治 | 《昭代芳摹》，卷一、卷五 | |
| 明·徐象梅 | 《两浙名贤录》，卷四九《方技》 | |
| 明·徐应秋 | 《玉芝堂谈荟》，卷一七《道家南北宗》 | |
| 明·黄学海 | 《筠斋漫录》，卷二 | 抄录自《震泽长语》 |
| 明·邓士龙 | 《国朝典故》，卷四《国初事迹》 | |

续表

| 作者 | 书名 | 备注 |
|----------------------|---------------------------------------|-------------|
| 明·梦觉道人 | 《三刻拍案惊奇》，卷五第一八回《奇颠清俗累，仙术动朝廷》 | 改编陆人龙，《型世言》 |
| 明·蔡邦俊 | 崇祯《抚州府志》，卷一七《人道志九·方外群贤传》 | 崇祯七年刊本 |
| 明·蒋一葵 | 《尧山堂外纪》，卷七九《国朝》 | |
| 明·蒋以化 | 《西台漫纪》，卷一《纪龙兴略》 | |
| 明·颜季亨 | 《国朝武功纪胜通考》，卷一《征伪汉案》 | |
| 明·罗懋登 |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卷三第一二回《张天师单展家门，金碧峰两班赌胜》 | |
| 明·顾公燮 | 《消夏闲记摘抄》 | |
| 清·钱谦益 (1582—1664) | 《国初群雄事略》，卷四《汉陈友谅》、卷一一《河南扩廓帖木儿》 | |
| | 《牧斋初学集》，卷一〇二《太祖实录·辨证二》 | |
| 清·谈迁 (1594—1658) | 《国榷》，卷十 | |
| 清·陈弘绪 (1597—1665) | 《寒夜录》，卷上 | |
| 清·查继佐 (1601—1676) | 《罪惟录》，卷二六《张中》 | |

续表

| 作者 | 书名 | 备注 |
|-----------------------|----------------------|--------|
| 清·傅维鳞 (1608—1667) | 《明书》，卷一六〇《周颠等传》 | |
| 清·张廷玉 (1672—1755)等 | 《明史》，卷二九九《张中传》 | |
| 清·宋长白 | 《柳亭诗话》，卷三《舞马》 | |
| 清·张英 | 《渊鉴类函》，卷三三一《巧艺部八·算四》 | |
| 清·黄中 | 《黄雪瀑集》，《张中》 | |
| 清·萧智汉 | 《月日纪古》，卷六《六月》 | 节录宋濂原文 |